

掀门帘

○ 吕志军

人总在打开一扇又一扇门。门外是五彩景致，门内是各色人等。

人不一样，开门姿势也不相同。有的伸手推门，有的身体旁门。小孩喜屁股撅门，快递员常脚尖挤门。进屋关门也千姿百态。女人轻轻掩门，男人大力摔门。办公的缓缓叩门，说悄悄话的紧紧锁门。喜欢表功和等待来客的开着门。

大院里有七八家单位，后勤集体办灶。春夏秋，饭时食堂门打开，人鱼贯而入。到了冬季，门上挂皮帘，挡住冷气入侵。皮帘经不住人多，很快泛出油光。加之天冷，于是，抄手的人胳膊肘掀门帘，插兜的人肩膀头顶门帘，戴手套的拨门帘，后面跟着的钻门帘。

食堂最早是凭票买饭。过些年，早餐供稀饭油饼，午餐每人一碗面条。新世纪，早餐有了小菜，中午两荤两素的菜，主食一周不重样，都是师傅打在盘子里，各人端走。这几年，每日荤素各三样，有汤两种，提供米、面、饺子、凉皮、肉夹馍等主食，配以各种点心，自助。卫生由后勤服务。

老张五十六岁，还有四年光荣退休。他在院子工作三十六年，经历了各个阶段。在年轻

人对饭菜不满的时候，他总是默默地摇头，消灭得一粒米不剩，再把碗盘轻轻放进洗涮池。

他掀门帘也最有特色：跨上台阶，一个箭步冲到门前，早早伸出手，从某侧中间轻轻撩开，低头弯腰而过，手拉后，轻轻放下门帘。仿佛门帘不是柔软皮质，倒是脆生生的玻璃。但凡人有人哗地撞开门帘，或着猛地放手，门帘重重碰上门框，砰的一声，倒像砸着的不是毫无知觉的铝合金门框而是他，眉毛皱起，浑身一个哆嗦。

若是一伙人簇挤着，老张则会紧跑几步，跨上台阶，早早伸出一只手，从某侧中间轻轻撩开，高高举过头顶，一只手捂住帘角，嘴里不停说着，请进，请进。

先他进去的人，有的回应着谢谢，有的与同伴说笑着穿过门帘。同单位的人被老张掀门帘，有的说，又是老张您给大家服务啊，有的拍打一下他算是回应。不同单位的有的谦让着让他先进，有的径直穿过皮帘，钻进食堂去了。

不管怎样，老张不松手，待人进完，自己方低头弯腰而过，手随后，轻轻放下门帘。

对老张这样的人来说，很多时候，一声谢谢比一顿佳肴更暖人吧。

将光碟放入电脑光驱，等待设备缓缓读取，几声轻微的机械声响过后，清亮的画面缓缓铺开。没有精细的画质，没有环绕的音效，老旧电脑的屏幕带着一丝朦胧的模糊，却恰好衬出影片里乡间稻田、溪流木桥的温柔与质朴。

荧屏里的孩童肆意奔跑打闹、懵懂成长，无意间窥见成人世界隐忍的无奈与细碎的悲欢。整部电影没有跌宕的剧情，没有激烈的冲突，只有夏日的

风、流淌的溪水、少年纯粹的怅惘，平淡得像我们手边悄然流逝的暑假。我静静坐在电脑前，看得入神，心头攢起一缕轻轻的、说不出的怅然，安静又绵长。

那个夏天，我的快乐格外简单。漫画的鲜活、小说的温柔、老电影的沉静，依托着一台旧电脑、一叠纸书、一张光碟缓缓盛放。那些热烈的、温柔的、懵懂的瞬间，没有轰轰烈烈，却深深沉淀在记忆里。时隔多年，具体的情节早已模糊不清，唯独那份松弛恬淡的心境，久久不散。

我们这一生，总偏爱追逐跌宕的剧情、热烈的瞬间，误以为盛大才是珍贵。可真正留住岁月、治愈人心的，从来都是平淡日子里缓缓沉淀的温柔。电影和人生，都是以余味定输赢的。

立夏时节，老家的弟弟微信发来三张翻拍老照片，瞬间将我拉回远去的旧时光。

第一张，是父亲 20 多岁时唯一一张两寸黑白证件照，青年眉目清朗，自带书卷意气；第二张，1994 年暑假我读大二，在家乡院落楼梯旁，为父母拍下的一张珍贵彩色合影；第三张，上世纪 60 年代末父母成婚，结婚证上那帧老式一寸留影。

我将老照片修复润色，拂去岁月泛黄斑驳，留住旧日温润模样。每一张旧照，都是一段光阴、一缕乡愁，更是一份割舍不断的父子深情。

我已走过三十余载新闻职业生涯，深耕一线，获得中国新闻奖、省级新闻奖多项荣誉，只把这些年的坚守、修行与所得，化作一份质朴答卷，静静汇报给父亲，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。

命运似乎对年少的父亲格外苛刻。父亲刚满 7 岁时，祖父便撒手人寰，抛下祖母独自带着 7 个年幼儿女艰难度日。父亲自幼失怙，小小年纪便饱尝世态炎凉、清贫冷暖、人世风霜。待到与母亲结缘成婚，两人相濡以沫、恩爱有加，对祖母孝顺，从未因家事俗务红过脸，耕读传家、勤俭度日、风雨同舟，家境日渐好转。

在亲友和家乡乡亲眼里，我的父亲绝非普通乡间农人。

他幼年读过私塾，后又完成中学学业，在当年乡间，算得上知书达理、有学识有涵养之人。

他恪守传统礼法，言行温雅谦和，从无粗言俗语，一生敬重教书先生，也常常叮嘱我：尊师重道、心怀敬畏，是做人立身的根本。

他常以古训浸润我的心性。小学时便教我“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”，劝我勤学不怠、不可慵懒；及至高三学业繁重，我心生倦怠，总想松懈，他又温言勉励：书山有路勤为径。

两句古训，贯穿我的求学之路，至今做人做事、从业修身，依旧铭记在心，受用不尽。

直到父亲离世，陪母亲闲话家常时，许多我从前不知的关于父亲的陈年往事，才渐渐清晰。

我至今不能忘怀，初二那年放长假，回乡帮父母收割麦子。

关中盛夏麦收时节，家境宽裕人家都会雇佣甘肃来的麦客，而我家经济拮据，兄妹三人尚且在校读书，父母过日子素来勤俭持家、分毫计较，怎会舍得花重金雇麦客。

烈日炎炎，麦芒刺人，麦收如抢火，分秒必争。全家下田劳作，口干身乏。瘦弱的我累得腰酸腿疼，连声念叨“热死了，口

告慰父亲

○ 程 斌

渴，要吃冰棍”。

我眼巴巴望着父亲，他满头大汗，挥镰的手稍稍停顿，抹了一把额头汗水，用心疼又无奈的眼神看了我许久，对母亲说：“肠胃不好，不能吃凉的，给我买一点薄荷片就行。”

父亲一生勤俭克己，从不舍得为自己添置分毫享受，却不忍心让妻儿吃苦受累。他只为自己买几包薄荷片消解暑气、润泽身心，却把甘甜清凉全都留给家人，把生活辛劳独自扛起。

终日躬耕田野之余，他仍不忘读书习字、闲研文史，闲来爱吹笛吟诗，安享清趣。他身在乡野、躬身稼穡，却心怀风雅，以诗书涵养心性，以淳朴浸润家风。

虽久居乡村，父亲酷爱读书，眼界开阔、胸有丘壑。幼时，泾惠六支渠从我家门口缓缓流过，流水潺潺，他为我细讲水利文脉与泾惠渠由来，吟出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；溯源秦国郑国渠的千年底蕴，南望骊山连绵逶迤，为我细说烽火旧事与山河气韵。

孩提时，父亲给我讲泾惠渠却用朱熹的诗句，提醒说人要“活到老学到老”。

待我渐渐长大、下地干农活时，父亲看似随口闲谈，聊的多是乡土人文、乡贤往事，于我年少心田，悄悄种下热爱家乡、仰望山河、敬慕文脉、潜心读书的种子。

父亲一生恪守孝道、笃行悌道。祖母晚年体弱多病，父亲与母亲尽心侍奉、晨昏相伴，端茶递水、悉心照料，从无半句怨言。耳濡目染间，我早早懂得何为孝道、何为家贵。

人到中年，回望过往，终于彻底释怀懂得：父亲的严苛，从不是刻薄挑剔，而是怕我年少走偏、误入歧途；他的沉默，从不是冷漠疏离，而是不善言辞，把深沉的爱悄悄藏在心底。

父亲性情耿直正派、自尊要强，一生傲骨嶙峋。他喜好拉二胡、吹笛子、画国画，在乡里颇有声望。骨子里兼具文人风骨与庄稼人的质朴本分，一生不愿求人攀附、不趋炎附势。

纵使乡邻私下说他“怀才不遇”，他依旧守住内心清白与做人底线，守着家中十余亩田地，默默躬耕劳作。他一生极少求人，更不卑俗迁就，从不说粗言俚语，也从未见他随意蹲坐路边，更不像寻常庄稼人那般裤脚一高一低、不修边幅。母亲总把他

打理得干净整洁、端端正正。

我偏爱文科、性情内敛，每遇农闲雨天，他便特意走访各科授课老师，恳切嘱托、虚心请教，拜托班主任与各科老师严加管教、悉心栽培，直言：“孩子若学坏不听话，要打要骂全凭老师做主，我全力配合支持。”

多年后才恍然明白，年少时每一份学业安稳、成长顺遂，老师的教导，其实背后都是父亲默默的付出与周全托付。

我两次高考失意，心气浮躁、茫然无措，前途一片迷茫，一度放弃求学，回乡务工谋生。

从最初走街串巷收废品，到远赴百公里外贩卖蔬菜，整日起早贪黑奔走于市井村落。当同窗或入大学、或复读再战，我却踏入社会，遍尝生活艰辛、世间冷暖。买菜时遭遇精神病患者无端侮辱抢劫，收废品时被人欺骗，赶路途中又被一群酒后青年无故追打……

撞过南墙、吃过诸多同龄人没吃过的苦头，痛定思痛，我才幡然读懂父亲常说的那句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才懂得读书原是世间最安稳幸福的路。

于是，我决意重拾书本，返校复读继续逐梦。

父亲变卖家中存粮，又四处奔走借钱，即便家境拮据，也执意倾尽所有，供我复读圆梦。

后来我如愿上了心仪的大学，毕业后有望入职报社成为记者，他再三叮嘱：“人生路如爬坡拉车，行到半坡不可松懈。做人做事贵在坚持，做记者更要接地气、守本心、说真话、存良知，一辈子守住职业底线，不可随波逐流。”

正是父亲的托举，与母亲和妹妹、弟弟一起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撑，才让我走出乡村、踏入学府、奔赴职场，在省级报社深耕新闻行业 30 余载。

2017 年父亲骤然离世，离世前他仍在读著名作家叶广岑的小说《青木川》。

我回乡探望时，他还曾与我探讨小说主人公魏富堂的艺术形象，得知人物原型是青木川历史人物魏辅唐时，心底早已生出亲临古镇一游的念想。我当时一口应允，谁知工作繁杂一拖再拖，竟耽搁数年。

父亲离世前一小时，母亲说他仍在品读《青木川》结尾章节，尚未读完。当我看到书页间，父亲小心翼翼折下纸片当作书签，标记阅读进度时，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当场嚎啕大哭。

父亲踏访青木川的心愿戛然而止，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奢望。我满心自责与愧疚，所有相伴之约、远行之诺，都化作心底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与刻骨伤痛。

东东的假期

○ 颜润东

那年暑假，父母忙于工作，便把我寄养在城郊的表姐家，让我安然熬过这段燥热的盛夏时光。

表姐家在寻常的老式居民楼里，屋内最珍贵的消遣，是一台略显笨重的台式电脑。机身厚重，屏幕泛着淡淡的白光，电脑桌面干干净净，只醒目地立着一个暴风影音的图标。那个年代，网资资源稀缺，流媒体尚未普及，想看一部老电影，最稳妥的方式便是一张磨损的 DVD 光碟。表姐珍藏着不少旧碟片，悉数收在抽屉的纸质碟袋里，那是她积攒多年的私藏。

白日里，大人外外出务工，整间屋子只剩落地扇不知疲倦的嗡鸣，蝉鸣层层叠叠裹住整栋楼房。我整日窝在表姐的书桌前，肆意挥霍漫长假期。抽屉里堆叠着各式漫画，纸页被无数次翻阅磨得发软卷边，油墨香气混着夏日的热风，格外治愈；书架上摆着各类青春小说与通俗读物，字句简单，却盛满少年人最纯粹的欢喜与遐想。我一本本翻读，时而为漫画的热血雀跃，时而为小说的细碎心事沉默，时光就在纸页翻动的间隙里，悄悄流淌。

午后暑气蒸腾，闷得人昏昏欲睡，表姐找出一张泛黄的光碟，是《冬冬的假期》。我们



豆包 AI 制图

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丝路长安：琵琶叩海（4）

○ 墨 耘

于是，两条伟大的通道，在长安完成了它精神上的闭合。苍莽陆上，是看得见的琵琶，有声，有色，有温度；茫茫海上，是那听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潮信，是帝国对深蓝大海的探寻，是邦交战略与文明波纹的

伟大时代诞生伟大作家，伟大作家记录伟大时代。恰逢人民作家柳青诞辰 110 周年，当我步入西安市长安区柳青广场，探访柳青文学馆时，这句话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。

文学馆规模不大，布置却细致周全。馆内完整梳理了柳青先生的人生轨迹、创作历程、代表作品与文学理念，分门别类地陈列着先生的手稿、日常旧物、初版著作、创作札记等珍贵史料。驻足其间，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徐徐铺展，让人对柳青先生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，产生更为深刻的体悟。

伴随讲解员的讲解，照片上始终微笑着的柳青先生愈发清晰和亲切。我仿佛看见他褪去笔挺的西裤，换上粗布农装，与乡亲们一同下地劳作，亲自参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从初级社迈向高级社的全过程；仿佛听见他在皇甫村与《创业史》主人公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亲切交谈的声音，听见先生由衷赞叹庄稼人淳朴无私、公道正派，带领蛤蟆滩乡亲投身合作化、共走致富路；仿佛捕捉到了这样有趣的镜

合流。水陆丝路像两条充满生机的血管，将全世界的养分与活力，泵入长安的心脏，又将华夏气韵风华强大的影响力，输

送至四海八方。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盏，幽蓝的光泽里或许还映着琵琶的旋律与南海的波影。

又六百多年后，曾经的帝都长安已改称西安。明永乐十一年（1413 年），一位身

在柳青文学馆

○ 赵亚妮

头：他为了写活农村泼妇骂街的场面，故意朝村妇泼水，引她破口大骂，事后又登门诚恳致歉；仿佛亲历了这些感人的场景：在一家人日子并不宽裕的情况下，他却将《创业史》第一部 16065 元稿酬全部捐给王曲公社。旁人劝他自留些许贴补家用，他语气坚定：“不留，一分都不留，留一分就不是全部。”次年，他又向出版社预支 5500 元稿费，为皇甫村拉高压电线通了电。可当兄长登门借钱时，他分文未给，最后还是夫人马葭从公社转借 20 元，追出门送给满心失落的兄长……

亲身参与农业合作社建设，与农民同呼吸、共命运，正是这份深植乡土的真情与亲历时代的沉淀，才铸就了气势恢宏的《创业史》。这份沉到生活最底层、始终与农民站在一起的坚守，让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。文化馆正门处镌刻的“在人民中生根”六字，恰是对柳青一生与创

作最精准的注解。

长年扎根乡土、贴近群众，柳青也沉淀下通透隽永的人生哲思：“在生活里，学徒可能变成大师；离开了生活，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。”“人生就

是这样，牵挂着、烦恼着、自由着、限制着；走出一段路程，回头一望，却也生动着、美丽着；有着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，有着你喜欢的事和需要你做的事，有着牵挂你的人和你牵挂着的人。”这些跨越时代的智慧箴言，至今仍有厚重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分量，警醒着前来追思学习的我们：要过好当下每一天，迈好脚下每一步，写好笔下每个字。

重走柳青之路，心中崇敬更甚，也对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有了更为深厚的思索。身处波澜壮阔的新时代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，无数动人的中国故事、鲜活的渭南故事，静候每一位创作者俯身探寻、落笔成文。

父老心中根千尺，春风到处说柳青。雨后暑气消散，空气清新舒爽，我们满心虔诚辞别柳青文学馆。贺敬之先生赞誉柳青的诗句犹在耳畔，先生扎根人民、笃实求真的精神风骨，将长存世间、生生不息。